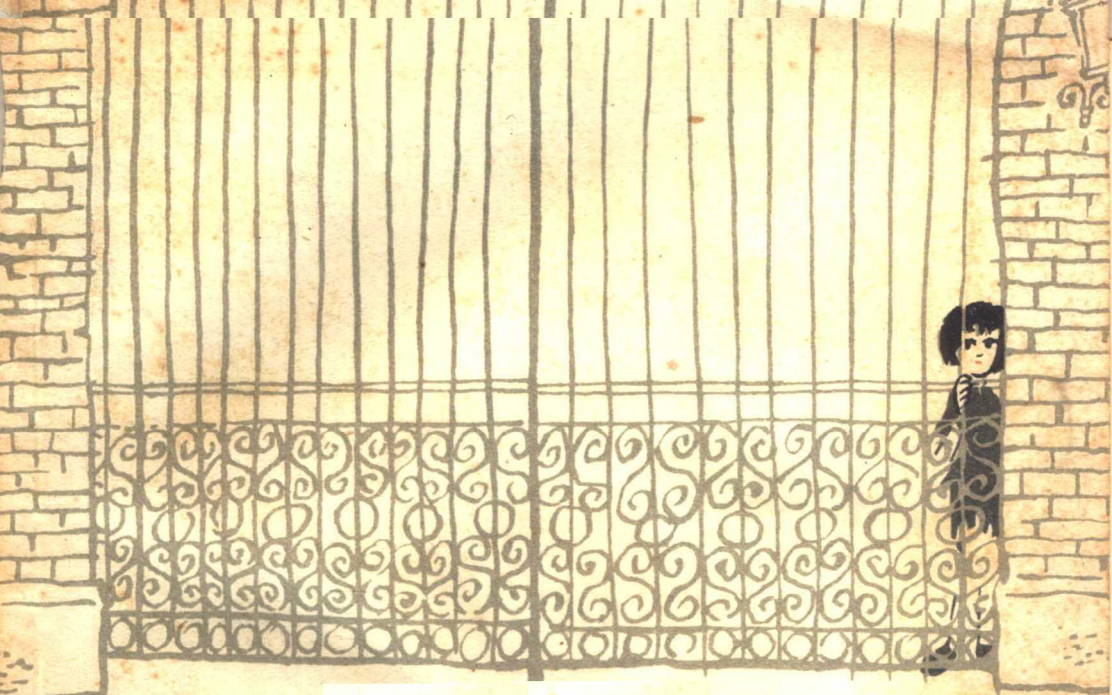




童年血泪

TONGNIAN XIE LEI



童年血泪

本社編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在党的阳光照耀下,我們的童年欢乐而幸福。

但你知道解放前少年儿童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嗎?

达吉被奴隶主买来卖去,受到残酷的迫害;帝国主义走狗虐杀千万个孤儿,包爱德的双脚,就是被他們截断的;旧社会把余笑娟一家人都逼死了,她虽名笑娟,但童年时没有欢笑过。常恩举苦难的遭遇,包身工悲惨的经历,使人触目惊心!故事教育我們,永远不能忘記过去的苦日子。

这些旧社会里的苦孩子,现在都成长了,有的是解放军干部,有的是艺术工作者、医务工作者,他們生活得很幸福,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貢獻自己的力量。忆苦思甜,使我們更加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。

童 年 血 泪

本 社 編 朱銘善装幀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上 海 延 安 西 路 153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4 号

上海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統一书号: R10024·2970 书号: 文6091(高小、初中)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28 印张 4 5/14 字数 78,000
1963 年 12 月第 1 版 1964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95,001—190,000 定价 (6) 0.32 元

目 录

孤儿的遭遇·····	刘厚明(1)
包身工·····	唐克新(15)
流浪儿的回忆·····	庄晴勋(27)
痛苦的岁月·····	李玉葵(40)
达吉·····	陈 犀(61)
悲泣和欢笑·····	黄庆云(90)

孤儿的遭遇

刘厚明

一九四二年冬天的一个早晨，北京西城一条僻静的街道上，飕飕的西北风传送着一个婴儿微弱的哭声。

“唧唧——” 鑲在又高又长的灰墙中间的大铁门开了，两个面黄肌瘦的小姑娘，从门缝中挤出，在一块写着“仁慈堂”三个大字的白漆木牌下，抱起个破布片裹成的小包——里面那个婴儿立刻安静了。

这“仁慈堂”是美、法两国天主教办的一所“救济并教育”中国孤儿的“慈善机关”。孤儿的来源分两种：“送来的”和“捡来的”。“送来的”入堂时，家长要在一张道林纸精印的“仁慈堂契约”上，按下手印：表示从此与亲生子女断绝一切关系，生死嫁娶再不过问，无条件地托予“仁慈的天主”。“捡来的”不需要这道入堂手续，只要你把孩子往那鑲花铁门前一放，闭眼走开，就干净了事了。

那两个小姑娘，不是又捡进来一个吗？她们留下一个继续扫过道，另一个紧紧抱住那小布包，穿过一层又一层院落，走进一间暖和华丽的大办公室。向坐在办公桌后面沙发圈椅上的妇女深深地鞠躬。

这妇人五十多岁，穿一身黑色修女服，戴一顶长耳白布帽，胸前挂着一枚古铜十字架，脸白胖得有些臃(yōng)肿。她是哪国人？很难说——原籍法国，为了打扮成狠外婆，她穿上了中国人的衣服，却又口口声声向孩子们说：“美国人是我們最伟大的父亲！”她叫雷树芳，是“仁慈堂”的统治者，是帝国主义的走狗。

雷树芳没有离开她的“宝座”，厌恶地一挥手，用生硬的中国话，让那小姑娘把那小布包送到“小小房”去。同时，顺口给布包里的小东西起了个庄重的名字：“包爱德”，这是因为掌管小小房的修女姓包的缘故。

以上就是解放后接管仁慈堂的干部之一、儿童工读学校王校长，所能告诉我的关于包爱德的入堂情况。至于包爱德的父母亲人，和这孩子原来的姓名，都无从考查了。一般“捡来的”孩子身上，本来都带有她们父母写的一封信“介绍信”，但雷树芳照例在第二个人没看到之前，就把它扔进火炉子里去了。

儿童工读学校的校长办公室，就是当年雷树芳的办公室。不过，它已变得十分朴素，紫绒窗帘去掉了，五月清晨的阳光，使它明亮宜人。

我們正談着，門外响起一陣“滴滴嗒[duō]嗒”的声音，王校长笑着說：“包爱德来了。”

門开了，一个架着双拐的姑娘，含笑走进屋来。她梳着齐耳短发，脸庞白皙清秀，两颊泛着紅暈。如果不是那双清澈而深沉的眼睛，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她已經十九岁了，她是多么瘦小啊！

“这就是包爱德同志。”王校长介绍了她。爱德和我握过手，把双

拐靠在一张椅背上，安靜地坐下了。

我冲口問道：“你的腿怎么了？”

她沒有回答，低垂下睫毛，用力扭着双手，緊緊地咬住下嘴唇，竭力壓着即將迸發的強烈感情。

“說吧！”王校長象母親那樣，撫摸她黑亮的短发，鼓勵着，“把你小時候的事——你記住的和別人幫你記住的，全說出來吧！”

這位文靜的姑娘，好不容易地強忍住盈眶的熱淚，長出了一口氣。然後，用低低的、充滿內心力量的話語，向我揭开了她童年生活的篇章……

包愛德很順利地被雷樹芳收養下來了。這有兩個原因：第一，“仁慈堂”唯有來者不拒，方能體現其“拯救眾生”的宗旨，在人民和天主教教友心目中保持信譽，好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之一——傳教事業服務。那麼，舊北京孤兒遍地皆是，“仁慈堂”不會發生人滿之患嗎？這一點不必擔心。解放前八十多年里，這裡共收養了兩萬五千多名孩子，其中百分之九十二，也就是約兩萬三千名孩子，是“活着進來，死着出去”的。因此，按這個“周轉率”計算，收一百名，只需一塊容納八個孩子的空間就行了。第二，收下一個孩子，雷樹芳就可以多領一份教會津貼，多從中國教友身上募一份捐款。而用於孩子身上的，不過是這些收入的幾分之一。哪個帝國主義分子會拒絕這大有賺頭的買賣呢？

包愛德進堂那天，曾在門外被尿水泡着凍了一早晨，兩隻小腳紅腫了。如稍加治療、護理，完全可以好轉、復原。但是，放在衛生室玻璃櫃里的藥品，和那位專職醫生，都是裝點“仁慈堂”門面的展覽品；

別說治冻伤,就是“二百二药水”孩子們也休想沾一点一滴!不治也罷,好在孩子已經有个住处,养上个把月,小脚总会好起来的。但是,这“小小房”是怎样一个“住处”呀? 阴暗、潮湿、寒冷,炉火只在晚上生几个钟头;一个个婴儿的襁褓污秽、鉄硬,几天才得一換;在这十冬腊月,猫狗也要为它們的孩子找个向阳的、暖和的窝呀,而雷树芳給中国孤儿的是一座冰窖!

包爱德小脚上紅肿的冻伤,向脚腕、小腿蔓延着,向嫩肉深处发展着,不久,膝盖以下就变成了两根紅亮的棒槌,腿肚以下滿是黑紫色的斑痕。

“小小房”的大姐,央求雷树芳救救包爱德。这位法国修女居然大发慈悲,亲自带着那位閑得膩煩的医生,来到“小小房”包爱德的床前,而且,想出了一个既不致“浪費”药品,又能立见功效的“治疗”方法:打一針麻药,截掉那两条小腿!

动手术之前,雷树芳对着眼泪橫流的大姐,合起棉花似的双手,閉上閃着鬼火的綠眼睛,假惺惺地祈祷:“圣父、圣子和圣灵,您把最輕微的惩罚,降給了小罪人包爱德。她将永远感念您的仁慈。……”

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有什么罪? 包爱德怎么会是小罪人呢? 她的“罪”,就是因为她是苦难深重的中国劳动人民的孩子! 就是因为她是被雷树芳的主子——美、法帝国主义欺凌、奴役的中国人民的孩子!

打一針麻药,截掉两条冻伤的小腿这不是治疗,是残杀!

喝着提去了脂肪,掺[chān]上了米湯的“清水牛奶”;呼吸着混有各种传染病菌的污秽空气;闖过截掉小腿后九死一生的危险;包爱德

奇迹般地活下来了！

包爱德两岁才会坐，三岁才会爬；到了四岁，就开始用双膝在地上蹭(cèng)来蹭去学走路了。

不久，她被调到了三岁到七岁孩子的“小房”里去了。从此，在孩子们去教堂，去劳作室，去饭厅时，那长长的、灰色的队伍后面，就总有一个精瘦的、大眼睛的小姑娘，拼命移动着两条半截的腿，额上淌着汗，象只小螃蟹似地尾随着了。

开饭时，孩子们列队走进饭厅，按次序坐在长桌两边，背过手去一动不动象泥塑木雕一般，一个修女进来，全体孩子起立，闭眼、合掌、同声祷告，祷告的内容是：感激上帝和美国。仪式举行完毕，孩子们端着小盆，去领饭菜，这饭是发了霉的米面做成的，馍和饭里都掺有砂子、鼠粪和蛆虫，挑也挑不净！而且，孩子们从来不挑。饭很少，孩子们终日饥饿，端起盆来就吞下去。有一次，一个孩子在饭里挑出一条老鼠尾巴，雷树芳看见了，立刻让她把那东西吃了下去。据说，那也是上帝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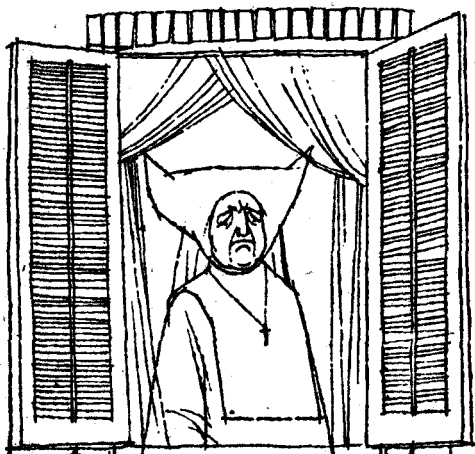
孩子们吃不饱，就在小厨房后面的沟眼旁，等着流出的泔水。这小厨房是专为雷树芳和她的几个亲信做饭的地方，泔水里不但有菜叶，还有面包皮、肉皮和土豆……当油腻腻的泔水一流出来，孩子们就抢着捞着，连泥带皮地吞着……

包爱德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。

“仁慈堂”庭院里，遍植着各种果树。每当果子结实时，孩子们就不能接近果木了。雷树芳警告她们说：“谁动动神果，上帝的神犬就要严惩她！”“神犬”其实就是雷树芳养的两条狼狗，这两条狼狗凶恶

极了，常常帮助主子欺侮小孩子們。

一个夏天的中午，包爱德和几个“小房”的伙伴经过庭院，恰巧一阵轻风吹来，几颗熟透的杏子“啪，啪”落在地上。饥饿的孩子们立刻不顾一切地抓起来连泥带皮塞进嘴里。这时，刚要午睡的雷树芳隔窗望见，立刻放出了那两条凶猛的狼狗。孩子们哭喊着拼命奔逃；包爱德跑不快，只觉一阵腥臭的热气从身后扑来。她趴在地上，觉得几



只利爪在撕她的衣裳，皮肤、脊背火烧火燎地疼痛。包爱德象个死人似地不动也不喊。

站在窗前的雷树芳启齿微笑了；“杀一警百”向来比其他方法更能完成她的“教育使命”。突然她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，原来，一群大孩子赶来，从那两条狼狗粉红色的长舌下，救出了可怜的包爱德。

雷树芳咬牙切齿：“小罪人”们竟敢违圣教，犯堂规，聚众喧嘩，詆辱神犬！

十几分钟以后，



脊背鮮血淋漓的包愛德，跪在那兩條畜生面前賠罪。雷樹芳把她當成活“教材”：讓孩子們記住“上帝”——“仁慈堂”統治者神聖不可犯的權威。包愛德泣不成聲地在地上跪了一刻多鐘，她的小心靈被屈辱、憎恨和痛苦脹滿了。

你以為那豬食一樣的飯菜，是白白給孩子們吃的嗎？沒那麼簡單的！孩子們活到三歲，就要干活兒。現在，在兒童工讀學校你還可以看到，當年“仁慈堂”孤兒們制的手工藝品：那精緻、絢爛的刺繡，那雪白、精巧的針織品，會使你嘆服不已。那上面的每一根彩線，每一根白紗，都織進了她們的血、淚和生命……

包愛德到了“小房”，就和連話還說不清的小伙伴，成天坐在一間昏暗、低矮的勞作室里，從爛襪子、破綫衫上拆綫坯、搓綫繩。她們呼吸著混合了塵土和棉絮的空氣搓著、拆著；她們機械地活動著紅腫、麻木的手掌搓著、拆著；她們一心警惕著修女的藤鞭，埋頭默默地搓著、拆著；她們一連十小時，不歇地搓著、拆著……

上廁所要跑步，打瞌睡罰你站著干活兒；勞動有定額，完不成就不許你吃飯，而且到晚上，你必須到廁所就著那豆一般微弱的燈光，补齐定額！

然而，她們剛剛三四歲呀！

這是多么殘酷的事實：被生活的鐵錘，軋成奇形怪狀的殘廢孤兒，做著繁重的體力勞動：有眼睛的織襪子，沒眼睛的漿洗衣服；有胳膊沒腿的坐到刺繡室去；有腿沒胳膊的“以牙代手”織布去；聾子、啞巴更沒說的，她們時常是被當作牲畜使喚的！

“仁慈堂”遍地滴著中國孤兒的血汗，帝國主義者從血泊中撈取

着利潤！

包愛德五歲那年，被調到織袜間去縫袜口。頭一天，她拿起針線，兩手不住抖嗦。怎么也縫不上。心一急，鋼針掉了，找了半天也沒找到。她只好去請求監工的修女（孩子們喚做姑奶奶）再發給一根。姑奶奶問她：“你哪手拿針？”包愛德以為她要教自己縫紉，就伸出右手說：“這手。”不料，姑奶奶抓住她的手指，向下一彎，亮出掌心，拿起一根鋼針刺去。一下，兩下，三下……每刺一下，包愛德的心就痛苦地抽搐一陣，但是，她不敢哭：按照雷樹芳的規定，誰丟一根針，就要受三針刺罰，受罰時哭泣則加倍！

那天晚上，包愛德和幾個沒完成勞動定額的小伙伴，在廁所里豆一樣微弱的燈光下縫補袜口，兩只手腫得象小饅頭，每個針眼，都變成一個青紫色的小疙瘩，攥（zuàn）也攥不起了。這時，她哭了……

然而，包愛德看到的苦難，比她所身受的要更多，更多。

……早晨，“仁慈堂”的大鐵門開了。兩個中年工友把一個長長的活板棺材，小心翼翼地放在門外的馬車上，一揚鞭子，向城外駛去。中午，他們回來了，把那棺材“哐啷”扔進一間黑洞洞、冷森森的屋子裡。孩子們幾乎每天目睹這一幕，她們已經能從那工友抬木匣子的吃力程度上，估計出那里有幾個伙伴的屍體了。有的小伙伴得了傳染病，並沒有死，可是也把她埋掉了。孩子們還能聽到棺材裡嚶嚶的哭聲呢！……如果雷樹芳在場，她總要指着棺材對孩子們說：“祝福她們吧，她們升入了天國！”孩子們敢恨不敢言，只在默默地合起手掌祈禱的同時，暗暗向那法國婦人投以仇恨的目光。

是的，孩子們懂得了仇恨！儘管那高牆鐵門的深院，禁錮了她們

的身体，却禁錮不了她們的思想！

狠心的爹呀，要命的娘，
把我送到“仁慈堂”；
餓稀飯，臭菜湯，
吃不得的也盛上……

下午，又有几个小伙伴，被雷树芳“卖”出去了。卖掉一个孩子，她可以拿到六十元銀洋或者五六石玉米。被卖的孩子不会有更好的命运：十八岁的李金花，出去以后不是嫁給了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嗎？蘭武才更可怜，她被迫和一个傻子結了婚……

夜深人靜，孩子們在臭气扑鼻的寢室里，歌声象游絲似地飄蕩——

狠心的爹呀，要命的娘，
忍心送我到“仁慈堂”；
从早到晚做苦工，
不如一只小牛羊……

孩子們用“小白菜”的調子唱着这支歌，唱着哭着，哭着唱着，忘了疲倦，直到深夜……

“仁慈堂”的旗杆上，起初成天飄着法国旗，后来又美国旗。雷树芳對孩子們說：“我們都是天主的孩子，而天主在美国。”可是包愛德曾听大孩子們說：“我們有祖国，我們是中国人。”孩子們啊，这土地，这天空，是我們中国的；但是，国民党反动派和卖国賊蔣介石把它

卖给了美帝国主义，“仁慈堂”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，就成了黑暗世界。

一九四八年冬，北京城外响起了人民解放军的炮声，孩子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后来才听雷树芳说，一种叫共产党、八路军的“路基福尔”（魔鬼）在攻城。

次年春，北京和平解放了，全城沸腾着欢乐的浪潮，人民欢庆古城新生。但是，“仁慈堂”仍在沉睡。雷树芳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：不准一切人员迈出大门半步！雷树芳亲手烧毁了几麻袋千万个父母眼泪泡过的“契约”，和大批记载着帝国主义“慈善”行为的血腥材料。然后，转过头来对付“活材料”——六七百名刻骨铭心地记着她的罪恶的孤儿。向孩子们进行卑鄙、恶毒的反动宣传。

一九五一年二月的一个明朗的早晨，工作组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委托，承担着六七百个孤儿的命运，走进了“仁慈堂”。孩子们用沉默迎接了他们，用怀疑的眼光观察他们。

在屈辱、欺骗和冷酷的生活里长大的孩子们，不相信爱和温暖的阳光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。但是，孩子们啊，祖国母亲已经来到了你们的身旁啊！

工作组决定：首先挽救孩子们的健康！

他们亲手拆洗了所有虱子成窝的被褥；他们亲手烧了开水，给孩子们洗澡，换新衣；男同志们挽起裤管，跳到布满蛆虫的粪坑里清除粪便；女同志到了“小小房”，抱起饥饿的婴儿喂牛奶，让她们吮着乳头安睡……

医疗队来了。经过检查，百分之九十的孩子患着各种疾病。他



們即刻把一百二十多名傳染病患儿隔離疗养，給所有的孩子們打了預防針。他們彻夜守在几个奄奄一息的病孩床前，把自己

的鮮血，輸給垂危的小生命。“仁慈堂”變成了一所大醫院，空氣里弥漫着濃郁的藥味。

營養品來了。供應單位根據人民政府的指示，把最好的食品送來了。

黨給予孤兒們的是世界上最偉大、最崇高的愛。它象春風化雨，迅速地消融了孩子心上那層懷疑的薄殼，她們撲進了黨和人民的懷抱。

……一個年輕的男同志常找包愛德談話，他問她的腿是怎么失去的？包愛德說：“我犯了罪，上帝懲罰了我。”那同志說，你才六七歲，能犯什麼罪？接着把他了解到的包愛德的遭遇，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。包愛德緊緊偎在他懷里哭了，那同志也哭了，他激憤地說：美、法帝國主義者從此再也不敢欺侮咱們了，祖國站起來了！

不久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“仁慈堂”，那塊掛了八十多年的黑店招牌被孩子們砸[zá]得粉碎，掛上了“北京市兒童教養院”的嶄新木牌。不久，雷樹芳被驅逐出境，這個雙手沾滿中國孤兒鮮血的美国孝

女，統治了“仁慈堂”二十八年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这二十八年里有一千五百多名中国孤儿惨遭杀害！

“仁慈堂”換了天地！在課堂上，孩子們走進了奇妙的知識海洋；課后，她們卷進了瑰麗多彩的文娛、體育活動的浪潮里；每天一兩個小時的勞動，也是在輕快的節奏中進行的。

孩子們愛唱、愛笑。只有從來沒笑過的孩子才會笑得那麼响亮；只有涵蓄了深沉的愛和恨的心靈，才會發出那麼動人的歌聲！

一天，門口開來一輛白色的醫療車。誰又患了重病？孩子們擠在車子周圍猜測着。不一會兒，從過道深處出現了一個矮小的姑娘，穩重地移動着短腿向門口走來。

“包愛德，你得了什麼病？”

“包愛德，你不是好好的嗎？”

孩子們關切地問着。包愛德沒有回答，她的臉上泛起紅潮，只用又羞又喜的眼睛，瞟了瞟親愛的伙伴們。

過了幾天，那輛醫療車又來了。正是課間休息的時間，孩子們聽見汽車喇叭聲，都好奇地擁向門口。

車門開了。包愛德架着一副新制的木拐走出來。啊！她突然長高了許多，她穿着一條嶄新的海藍色的長褲，褲筒下是一雙腳，一雙穿着黑皮鞋的腳！

孩子們什麼都明白了。她們都默默地盯着包愛德那雙腳，皮鞋的每一次響聲，都在她們的心里激起一道欣喜的漣漪。

包愛德顯然還不習慣用腳走路，她顫顫巍巍地向門口走去，臉通紅，額上淌着汗珠。幾個大女孩子想攙扶她，她對她們搖頭，眼淚滾

滾奪眶而出。

“让我自己走，让我用我的脚走进去！”她声音颤抖地说，“我站起来了！”

岁月象歌声一样，有节拍地流逝着。如今，那六百多个孤儿，早已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岗位。她们之中有白衣战士、人民教师；有印刷工人、拖拉机手；也有大学生、人民演员。不少人入了团，入了党……有些人在政府的协助下找到了爹娘亲人……

包爱德仍旧留在“儿童教养院”（现在这里改名为“北京市儿童工读学校”）协助老师们做些工作。

岁月流逝，洗刷了这块地方的肮脏，洗刷了包爱德身上的阴影。这年轻的姑娘，正满怀希望和信心，神采奕奕地走在她青春的道路。但是，岁月却洗刷不掉她心头的仇恨！她对帝国主义的仇恨，是那么鲜明、强烈，而且随着时间在凝聚、加深。

.....

包爱德结束了她的回忆。我的思潮却仍在激荡、汹涌。我望着包爱德清秀的脸庞，心里反复响着一句话：“我们要记住，记住这仇恨！”同时，从她的悲愤的眼睛里，我看到了一个比雷树芳更为可憎的形象——当今美国总统肯尼迪！^①这个“天主教教徒”，已在美国的大门上，挂起了一块巨大的“仁慈堂”的牌子，用“和平队”、“粮食用于和平”，以及“传教事业”的橄榄枝在招摇撞骗，妄图把全世界人民变成

① 美国总统肯尼迪已在1963年11月22日下午被刺身死，副总统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。在肯尼迪活着的时候，约翰逊曾积极支持肯尼迪各项反动政策，参加了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。